走进萧军故乡

贾雄伟

骑行130里，跨越数座小山，来到凌海市沈家台镇大碾村，拜谒萧军故居。沈家台镇位于凌海市边界，与北票市和我的老家朝阳县接壤，中国现代文学家萧军从这里走出。

乡级柏油公路很平坦，一路看到牧民放羊，看到喜鹊拣枝垒窝，看到羽翅似五彩缎被的雄鸡在林间高傲地踱步。抵达沈家台镇，发现还有老式供销社照常营业，五金日用商品摆满柜台，顾客可观可选。老乡告诉我，再往前翻越两个小坡，走二里地，就是大碾村了。萧军出生于此，萧军的老乡们安居于此。

大碾村内柏油路贯通，弯曲回环，阳光一照，乌黑发亮，越走越宽。村内房舍镶嵌着瓷砖，规整、干净、利落，在绿叶掩映下，充满勃勃生机。

一座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广场——“八月的乡村”萧军文化广场，赫然出现在我眼前。广场地面开阔平整，皆由红色方砖铺就。北面一圈石栏围着一本图书的石头造型。书本红色封面上方镌刻着“八月的乡村”5个行楷变体字，中间是凸起的萧军先生头像。只见萧军棱角分明的脸上目光炯炯，似在远望，又像沉思。书下底座上黑色背景的“萧军文化广场”6个宋体大字庄重典雅。

广场北面是萧军博物馆，四五层楼高的建筑顶端旗杆上国旗飘扬，字号更大的“八月的乡村”金光闪闪的大字显得醒目壮观，与辽西田野里的风遥相呼应，展示着粗犷与淳朴。广场西侧50多米长、2米高的围墙上工工整整地镌刻着长达万字的《萧军广场赋》，完整记录评点萧军传奇豪迈的一生。

在一位少年的引导下，我来到广场后面的萧军故居。故居是一座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传统辽西农家院落。院墙和房屋是一体的青色。青砖灰瓦黑漆，整体构成古朴清新的格调，既引人注目，又让人安静。故居门前是一棵高大柳树，柳枝轻拂。几个孩子嬉戏玩耍，旁若无人，尽显天真。三块碑刻竖在右面，四块匾额挂在墙上，分别刻写着辽宁省第十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锦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凌海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渤海大学中文系科研实习基地、萧红故居纪念馆协作单位等字样。故居一人多高的门楼砖木结构，椽子和檩子交错拼接，支撑起屋顶。两扇铆着铁钉的深色木门坚固威严，随风摇晃起门环。故居管理员假日值勤在岗。她开口就笑，与我说同一种方言，热情迎接不怕路远、慕名寻访的各方来客。

推开大门的一瞬，萧军先生晚年正面浮雕像赫然映入眼帘。先生面庞英俊，浓眉阔眼，散发着出众、坚毅的文人气质。雕像左右面都立着“1907——1988”一行纪年数字雕刻。下方是“作家萧军”4个方正大字。院子里有辘轳老井，有拴马石桩，有敞盖瓷坛，有辽西农家的普遍物件。我参观了一间主房、两间厢房。主房里陈列着东北农村老式家具、炊具、服饰、农具、相框，还有一块萧军行医的牌匾。两间厢房分别陈列着照片、挂图、书籍和饰品，翔实呈现了萧军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轨迹——从长春、哈尔滨、青岛、上海，到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再到新中国成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历程。

萧军先生在大碾村度过了艰辛的童年。20世纪80年代萧军曾回乡探亲，见到了生他养他的黑土地，看到了胡子里长满故事、玩笑中带着乡音的父老乡亲……

萧军才华横溢，性格意志中流淌着东北人的豪放坦荡和辽西人的刚烈倔强。他本姓刘，父亲经营商号，娶了五房太太。萧军系二太太所生。他7个月时丧母，15岁与同乡淑女许淑凡结婚。后北上哈尔滨参加革命，与发妻思想上产生分歧。萧军坚定地走左翼文学之路，1932年，化名“三郎”的萧军在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萧军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军性格硬朗，襟怀磊落，刚中有柔，晚年还不忘接济、赡养几位继母。

作家萧军与萧红曾写就了一段文坛传奇，“二萧”曾跨越半个中国，求教于鲁迅，鲁迅以家人、学生待之。鲁迅亲笔为《八月的乡村》作序。1935年3月28日，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鲁迅逝世时，萧军是抬棺“八子”之一。萧军与萧红后来分手，与萧红比，萧军多活了50多年，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在萧军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回忆萧军。家乡的父老记着萧军的笑貌音容，辽西的白山黑水哺育了他的躯体血脉。90年前，一部《八月的乡村》点亮民族觉醒的火苗；今天，在萧军故乡，“八月的乡村”里蓬勃景象正在上演……

闪光的河流

李静涵

（一）

小凌河流过王胡台
流过杂木林子
一低头，就被拦腰截住
一条巨坝横空出世
小凌河用蓝宝石一样清澈的目光
画出一条卧龙的轮廓
把村庄和记忆种在水底

这面波光粼粼的镜子
一生只和天空耳语
眼神里装满云朵和月光
装满星辰
装满紫云英高傲的芒刺
装满天鹅和白鹭欢畅的鸣叫

这片闪光的深渊
堆积风声和母语
用一千朵澎湃的浪花
击中你的心事
用一万个烫金的涟漪
治愈你的深情

月光流连于水上
听着微风和水声

（二）

锦凌水库
走出地平线
又走进地平线

就像水鸟
贴着水面展开一次完美的滑翔
停在树上
自由地歌唱
就像鲢鱼
终日喝水
或者游泳
潜入水底
或者浮出水面
用朝霞沐浴
用月光洗脸

在锦凌水库
除了饶舌的喜鹊和布谷鸟
没有人说话
我喜欢这样的水
掀起波澜
又沉默不语

多年以后
我一定会想起初见锦凌水库的情景
像一块镶嵌文字的石头
压在泥土和草叶之上
成为野花和蜜蜂的一部分
我看到的都是诗意

从花园的世界里走过

白照蓝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这样描述花园，“花园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片区域，却也是全世界。”当我们谈论花草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其实，花园是我们向自然致敬的一种方式，在花园里不仅是种花种草，而且还是一种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夏天，我来到朋友种满鲜花的院子里，坐在她特意放置好的小软椅上，她说：“我们看云吧。”我本以为她会给我盘点这满园的花花草草，没想到她竟说：“今天这院子里的主角是云朵。”果然，那天的云好低，白白的萌萌的大团大团地挂在那里，仿佛为院子挂上了喜人的壁画。朋友说，遇上老天作美的时候，她就坐在花园里望天，享受这自然的赐予。

蒋勋说，“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花园的美，就在于视觉上感受美妙与和谐，嗅觉上体会自然的气息，漫步其中，内心融入当下的意境当中，获得愉悦的体验，这本身就是生活美学。

植物是自然的、生态的，它们本身具有一种自然之美。草木花卉天然的清香，以及花开时香气袭人、沁人心脾，都可以带来甜美的愉悦感。四季的变化中，人的心理感知也是不同的，冷暖色调的变化，不同的色彩也会给人以不同的观赏体验。

也许因为我们来自土地，也许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耳濡目染，我们对田园总有着挥之不去的梦。“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海子的田园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田园梦。“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苏东坡的田园梦。

“我只能爱你一生一世，可这座我种下的花园，他们的生命足够穿越宇宙，伴你永生永世。”这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饱含深情的话语。作为印象派的创始人，莫奈是艺术史上对色彩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他的风景画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仿佛世间美好尽在他笔下的光影之中隐现。作为艺术巨匠，莫奈既是画家，也是出色的园艺家。他将画室搬至自然，将自然留于画布。1883年4月底莫奈乘火车经过法国巴黎郊区的吉维尼小镇时，被那里的宁静氛围深深吸引，于是决定在此定居。莫奈买下房子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建成了传奇的水上花园，在此居住，直至1926年逝世。

莫奈以艺术家的独特创见打理他的花园。他摈弃了传统的按几何图形修剪花木的花园模式，而是不刻意修剪花草树木，让它们保持自然生长的特性，形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美色彩组合。

莫奈的花园成为自然式花园的代表之一。莫奈的花园分为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呈长方形，名为诺曼底园，水园则是一个种满了睡莲的人工湖。水园湖岸边种植了很多垂柳和竹林，湖边树木参天、曲径通幽，还有几座绿色的小桥横跨湖面，湖中种满了睡莲和其他序时而生的花卉。池塘与周边的植物组成了围墙，光与影折射在水园中，不同的时节、角度，这里会呈现出不同的色调，成为莫奈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莫奈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著名作品《睡莲》系列和《日本桥》系列。

莫奈的花园位于房前，呈长方形，占地约1公顷。花园里，树干呈现出优美的生长之姿，树荫之间仅铺设了简单的小路，自然的石子铺地。古典的绣球花和现代观赏草混合在一起，在夏季的几个月里，百合花和经典的玉簪花竞相绽放。无论是从花园穿过，还是从住宅的各个楼层向外看去，都能体会到一种简洁朴素的美。莫奈依着花木自身的生长形态来设计花园，不仅高低错落，而且极重视色彩的协调性，红色、棕色、橘黄、蓝色等色调的花丛错落其中，呈现出自然的视觉动感。莫奈以自然的流动美感来呈现四季的轮转，欣赏着朝暮降临带来的天光水影的实时风情。莫奈的花园至今仍是各国游客和画师们的向往之地，是一个兼具人文气息与自然风光的理想空间。

人与自然有着本质的联系，身处自然之中、与自然亲密接触会让人们感到平静与放松。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带有花园的居所中，与自然共生。城市给予我们繁华与热闹，但田园给予我们心灵的休憩。如今，人们将带着草木气息、魂牵梦绕的花园创造性地搬进家庭中。

对于“性本爱丘山”的主人而言，花园是“复得返自然”的好去处。花园生活是人们心灵的安宁绿洲，在这里可以充分放松，发现自然的秘密，发现一个全新的视界、一个新鲜的世界，享受花草带来的各种乐趣。

推开花园之门，开启一个全新的花园视角，也许就在离你最近的社区公园里，认识各种植物，分享它们的美好秘语，饱含对自然的热爱，打开一种幸福自然的生活方式。

一方阳台，一个院落，一个露台，都可以是一个个创意十足、清新自然的田园。不必远行，我也能感受到田园的自然、纯净、开阔、清新，这就是我生活的花园。现在的我不需要有一座花园，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花园生活方式，开启美妙的花园旅程，这里一样有我的诗与远方。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西行漫游

（组章）

盛旌旗

大漠兮神游

心上总有一个远客，梦中总有一处风景。

远离沙漠，便只能神游敦煌。那是单相思一样的“寄意寒星荃不察”，那是孤苦中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那是对祖先景仰与追思中的喃喃自语，惶然四顾，心湖一溅。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跳出了王维的诗句，化为驼铃“叮当，叮当”，隔着千年风沙，百代烽火，仍然一次次强烈地拨动我的心琴。

神游敦煌，更浓烈的情愫，生发于我曾有的陇西岁月。我心飞升。1969年在武威雷台出土的文物中，有99件青铜车马组成的仪仗队。最前列是一飞奔中的马，脚踏一只飞燕，腾云踏雾，昂首嘶鸣，气势惊人——这是14年后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

奔马在前，我梦至敦煌……

列车戈壁行

列车似乎在作别平野，音调呜呜咽咽，一路向西。

车行戈壁，车头如硕大的镜头，摄不尽无垠的广袤。极目望去，尽头难寻，荒凉难测，天与地倾情延伸、铺陈，没山镶边，没水嵌沿，更难觅一棵树让你的眼珠一颤……

火车一路向西，所经站点光是听名字就很文艺：张掖（古甘州）、酒泉（古肃州）、武威（古凉州）、瓜州（古安西）……

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秦十万。王翰端起夜光杯，欲饮葡萄美酒，却停杯，一声轻喟；王昌龄望“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禁仰天长叹；高适一捋银髯，怒目而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岑参沾酒弹指，仰天而吟：“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自难忘甘州丹霞、凉州雷台、瓜州蜜瓜，火车一路向西，那里有多少离歌，多少故事，远远地，似乎听得到多少诗人的唏嘘之音……

敦煌明月夜

如观《丝路花雨》，却没有金丝绒的大幕，也没有管弦孰疾孰缓，更没有漫舒长袖的婷婷仙子。

有月，恍若明眸，皎洁澄澈。

发人幽思的敦煌月，虽无羌笛胡笳，夜风轻飏也送来些许悲凉。不叹无定河边白骨处处，不叹将军白发征夫老泪；碌碌尘世，芊芊庸人，骤生多少闲愁俗恨……

敦煌月，你满含期待地闪烁于黑丝绒的大幕之上，企求着什么？盼望着什么？一曲反弹琵琶，消融了几千载怨怼，我这从远方来览胜的游子，因心存芥蒂而面有赧色了……

月挂中天，我彳亍于敦煌城头。满目老屋旧院，历史在巷子深处发问……

我无语望月，月亦无语，人意何如？

徜徉莫高窟

踏着晨光，兴冲冲走进莫高窟，戈壁荒漠捎给我的一身燥热顿时消弭。

你好！伎乐飞天！

你好！大唐留下的弥勒佛……

飞天，衣带飘飘、玉树临风的身姿，反弹琵琶，穿梭于生死之河，那是东方哲学中清辉深蕴的一脉。

月牙泉夜歌

天空像一匹蓝色的缎子，挂满了银饰一样的星星。在瑟瑟大漠风中，我难以入眠。

心灵感应像一个秘密的邮差，经常敲响我心灵的大门。

对辽阔的宇宙有敬畏感，只要想起阳光以每秒钟30万里的速度在大地上狂奔而不伤及万物，我就想到人类的渺小。

夜晚的星空神秘、浩瀚，漫漶着无边的美……

玉门关一叹

浮想间，且听一声轻叹：这便是玉门关……

身在漫漫荒原，思绪却如此葱茏，一句句古诗像久别的老友，热辣辣地抱住你，不过一两声呼唤，已令你热泪盈眶！

撞开眼帘的玉门关，已然成了一抔草和土的夯体。“春风不度”说了1300多年，使行人到此，未语已苍凉……

阳关思故人

晚霞。西风。阳关。

彳亍于阳关，油然想起王维的七言名句，想起流传千古的名曲《阳关三叠》。到阳关，思故人，借一杯迎风的浊酒，浇心中块垒……

鸣沙山回音

晨出敦煌，只见鸣沙山迎面而立。没有过渡没有寒暄，那连绵的灰黄便与我撞了个满怀。爬到山顶，见证了沙山之美，那柔美曲线定是飞天丢失的飘带缠绵于天地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信然。你远远地侍卫着莫高窟，以滚滚黄沙，浪翻波涌，驰骋着多少旅游者的联想，腾起多少骚人墨客的灵感。

我掸去千里旅尘，投进你的臂弯。

侧耳听：嗒嗒的，是马蹄；隆隆的，是战车；猎猎的，是征旗；奋力一呼又遽然沉寂的，可是不泯的心声？

历史的鸣沙山，回音在飘荡。